

楹联选

胡潍伟

灯

取火之丁点；
灿辉以万重。

感恩

羊羔跪乳因怀德；
狗尾摇风识感恩。

孝

珍惟慈母手中线；
贵莫儿郎膝下金。

芭蕉

怀素逞高才，始万张写遍；
悟空成大业，自一叶扇来。

芝英千年古城

廿万平方米里人，乡音无改；
一千七百年间事，祠宇依然。

窗户

览阅春秋，千古风云收眼底；
合开天地，万家忧乐上心头。

黄莺

天籁自传，旭日辉辉里，
百啭岁新，一声春晓；
芳心不负，晴岚薄薄间，
鸣之翠柳，上以青云。

茶花

蜂蝶误为春，正绽如芍药，
溢似玫瑰，雍容醉倚江南绿；
雪霜知是客，喜松柏比肩，
竹梅携手，淑气香飘北国风。

砚台

纳清澄以涵墨，凝厚重而润毫；
合石君其逸，山骨斯奇，
一方风雅留终古；
感宁静而畅情，蕴空灵以纵笔；
正旷志铭心，虚怀在抱，
万世文章出此间。

定瓷

雅溢千寻，喜质如玉，薄如纸，声如磬；
高洁立婷婷，自古定瓷天下白；
光浮六合，更装以龙，饰以鱼，雕以花；
精工何栩栩，于今绝艺世人知。

岳麓书院

书香一脉冠中华，望声名远播，
贤达徐来，自有文风兴岳麓；
翰苑千年承盛世，更论道在兹，
逞才于此，争教意气发潇湘。

江西

工农亮剑，星火燎原；
军旗伟业擎，江山不改英雄色；
滕阁恢宏，庐峰妩媚；
吉水名贤毓，岁月长春秀美乡。

祖父的嘱托

应铭锋

在东城街道夏溪村的山水之间，藏着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身影，那是我的祖父应长头。他的一生，没有读过书，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说过激昂慷慨的话语，甚至大半辈子都在贫穷与卑微中挣扎，可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竹篾匠，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撑起了家，也在我年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争气的种子，让我穷尽半生，只为圆他一个未竟的心愿。

祖父是远近闻名的竹篾匠，这是他一辈子安身立命的手艺。青竹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劈、削、编、织，指尖翻飞间，竹篮、竹筐、竹席、竹簸箕，一件件结实耐用的竹器便应运而生。他编的竹篾活，细密紧实，经久耐用，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愿意找他做活。可即便手艺再好，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仅凭一双手、一把刀、一捆竹，也只能勉强糊口，终究难以摆脱贫穷的枷锁。他不识字，一生的智慧，都藏在竹丝的纹路里，藏在日出而作、日落不息的劳作里，藏在对家人沉默的担当里。

700多年前，我的祖先从方岩可投应举家迁移到唐先凤山寺口。祖父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妹妹，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八口人都拥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祖父的妹妹叫应宝英，嫁到夏溪村。18岁那年，祖父在妹妹牵线下带着一根扁担和一对小方箩筐，远赴10多公里外的夏溪村，去我祖母家做上门女婿，那是背井离乡的无奈与孤苦。那年祖母13岁。上门女婿的身份，在旧时的乡村里，本就带着几分卑

微，而祖父偏偏又穷到无瓦遮头，只能和祖母住在山上，替村里人看坟。看坟没有半分工钱，村里仅施舍了几块最贫瘠的田地，让他们勉强耕种求生。他们的居所，不过是山间一座简陋的凉亭，风雨飘摇，冬寒夏暑，便是一对苦命夫妻最初的家。直到1954年，祖父祖母才靠着省吃俭用、日夜劳作，在村里盖起了属于自己的几间泥土房，结束居无定所的日子。

祖父一生辛劳，但贫贱夫妻百事哀，与祖母虽然吵吵闹闹，也算是相濡以沫，生育过许多子女，长女和幼子夭折，最终养育成人的是五儿一女。祖父60多岁时，已经儿孙满堂，夫妻吵嘴的时候，祖母还经常把那根扁担和那对小方箩筐扔到天井，叫祖父回凤山寺口去。祖父这辈子穷怕了，也卑微怕了。他最放不下的，始终是生他养他的凤山寺口，是那个他年少离开、却一生未能荣归的老家。

晚年的祖父，常常坐在马路边晒太阳，望着故乡的方向，眼神里满是期盼与落寞。他无数次跟我说：阿爷很想回凤山寺口走一走看一看，可惜阿爷老了，走不动了。将来你赚钱了买辆摩托车，载阿爷回凤山寺口，载阿爷去上方岩！他常常用最朴实、最恳切的语气告诉我：阿爷没本事，你要多学本事，不要被人看不起。我们是外姓人，你们叔伯兄弟一定要团结，别人才不敢欺负。

那时候的我，尚在年少，听不懂祖父话语里藏了一生的委屈与期盼，却把这段话牢牢刻在了心里。

渴望 匮乏

吕纯儿

在我的厨房，放着三种番薯，我常常不知道如何选择。

三种番薯，一种是我自己在淘宝上买的，属于粉糯的那种，最先来到我的厨房。第二种是母亲种的，软糯相间，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种味道。第三种是一位文学前辈给的，比较软的那种。

我常常茫然，我应该先吃哪一种，因为我无论先吃哪一种，其他两种都有可能烂掉，都让我于心不忍。然而，平日里在家吃饭的时间本来就不多，想到吃番薯的时候就更加有限了。

事实上，我钟爱番薯，且不说它的粗粮属性对身体的好处，只是揭开锅时，那裂开的红色的皮肉，会如同一朵花一样，炸开我身体和内心某个僵持的部分。那或白或黄色的果肉里，又仿佛藏着一个神秘而辽阔的世界，让人神往。那软糯香甜的滋味，有着人生风雨之后的阳光的滋味。

秋天番薯快成熟的时候，我总

是会问母亲，我们家的番薯长成怎么样了。后来离开永城，到金华生活，我就开始在淘宝上买番薯。在初秋的一段时间，我对它特别钟爱，以至于朝朝暮暮，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成了一块番薯，笨笨的、呆呆的、土土的。

小时候，我曾跟随母亲在雨天扦插番薯枝条，看着它在沙地里生长，由一棵小枝条长成长长的藤蔓，它的蓬勃生命力占领了一片又一片领地。这个时候，我和姐姐就会把长得健硕而嫩绿的番薯叶子摘下来，剥去它薄薄的皮，炒成菜，它油绿的色、脆脆的味道、淡淡的青草的香，如今仍然在我的身体里。

秋天的时候，我也曾跟随母亲到沙地上收获番薯，常会挖到硕大的番薯上犹如筋脉一样地蹦出，小时候觉得，它像父亲母亲的手背的青筋，番薯是他们手伸出去一个拳头，是撑起一个家的力量。后来发现，也像我手背的青筋，只是我不再

我看着他一生被贫穷压弯了腰，看着他因身份卑微而隐忍退让，看着他晚年思归而不得的落寞，心中便立下了最坚定的志向：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为爷爷争一口气。

世事无常，孙欲养而亲不待。1998年1月23日，祖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祖父走后，我带着他的嘱托，带着年少的誓言，一路摸爬滚打，从永康市活塞厂到永康市明珠学校，从创办中小学生学习暑期文化培训到创办健身器材工厂。创业路上的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经一步步打拼，公司的产品畅销欧美、日本等国家。

每每回到夏溪村，村里的老人见到我，总会感慨万千，一遍遍提起我的祖父。他们说，谁能想到，你阿爷是上门女婿，年轻的时候守坟庵、睡凉亭，后代这么有出息。每当此时，我心中百感交集，有欣慰，有骄傲，更有深深的思念与遗憾。

祖父的一生，像极了他手中的青竹，平凡、朴素，却坚韧不拔。他没有文化，却用一生的担当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他一生贫穷，却给了我珍贵的精神财富！

凤山寺口的路，我早已替祖父走过多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总会轻声告诉祖父：阿爷，我回来了。耳边仿佛响起一首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竹篾千丝，缠不尽祖孙情深，岁月流转，磨不掉心中思念。应长头，这个平凡、贫穷、坚韧的老人，他的名字，他的一生，他的嘱托，永远刻在我的生命里。

在土地上劳作，伸出去的是生活的重负与时光的沧桑。

如今我在厨房里对着番薯犹豫，何尝不是内心情感的一种拉扯。母亲给我的是满满一筐的挂念，文学前辈的机缘巧合，那是他们夫妻俩在墨香之余在土地里的劳作，我自己买的粉糯的番薯，固然喜欢，吃多了也生出几分厌倦，总会觉得它太过娇饰，太过讨好与迎合。拉扯消耗情感，也打折了我对番薯原来的喜欢。

番薯太过于丰富，而我的身体太小，需要太少。太多的选择，让我成为狂妄的人，让我的欲望变得很大。我总是把自己当成巨人一样去需要，而我的真正的需求是一个小人的需求。我只是活在匮乏的想象里，对匮乏的恐惧里。如今，我渴望一种外在的匮乏，有限的食物，有限的房子，有限的空间，看到生命的有限、身体的有限、情义的有限，却是内心充足与安稳的生长。